

钟文 摄

共生之地

□张大斌(四川)

我老家的乡亲是不杀生的,除了自养的家禽家畜,任何野生动物也都可以在这里任意出入,心安理得地自由生活。很小的时候,我就听大人说,如果你伤害了一只动物,就会带命债,是要受到惩罚的。

老家建在华蓥山麓一道低矮的山脉上。如果华蓥山是一只盘踞的卧虎,那么,我的老家就是这只卧虎牢牢抓住地面的一只大脚。老家是一个庞大的院落,曾经聚居着几十户人家。尽管这些人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血脉,操着不同的口音,供着不同的香火,但不杀生却是大家的共识。

老家作为山区,野生动物很多。地上爬的有蛇、兔、野猫、黄鼠狼、野猪、毛狗等,天上飞的有麻雀、老鹰、燕子、斑鸠、野鸡等。平日里,它们大都聚居在后面的山林里。山林在村庄出现

之前,应该是真正的山林,和高处的山林一样,长满了野生的树木和花草。村庄出现后,作为村庄的一部分,它们被置换成了竹林。竹子成材以后,成为村庄的晾衣杆,插在庄稼地上成为那些藤蔓植物的筋骨,让藤蔓爬得更高更远。当然,更多的是被那些质朴的农人,用爬满老茧的粗壮的手,把竹子化作绕指柔,变成背篋、箩筐、篾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变成竹山后的山林,许多野生动物不得不迁徙,给人类的居住腾出地来。只有那些留恋自己的家园,不愿意挪窝的动物,依然聚居其中。当然,当这些野生动物发现,它们生活在这里,并不会受到伤害,洞穴依然散发着自身独特的气味,朝露依然挂在草间上映出红彤彤的太阳,小草又从地下拱出来,开着自己的小花,一切都和过去差不多的样子。那些

出走的动物们,又悄悄回到了这片竹林。

虽然我不知道老家是多少野生动物的家园,但我知道最不怕人且人最怕的野生动物是蛇。农人在地里除草,冷不防就会遇到一条蛇,它们要等到响声逼近了,才懒洋洋地挪一下身子。农人们会停下手里的活计,将锄头斜插在地里,人锄相依,默默端详着蛇缓慢从视线里消失,权当劳动间的小憩,而这份偶然的享受,正是那条蛇带来的。蛇不仅在草丛中栖息,还不时到家里串门,看看农家是怎样的生活。有一户人家,新房刚刚落成,一条蛇就捷足先登爬到了房梁上,是不是想住新家我不知道,但新房的主人只好等那条蛇自己离开后才搬进新房。有一次,我在阶沿的麦秸垛里睡着了,一条蛇从我身边爬过,有小朋友怕蛇伤害我,赶紧用竹竿驱赶。听到喧闹声,父亲从屋里出来,说那条蛇是我家喂的,不要打。结果,那条蛇梭到了我家阶沿上的地窖里,害得我好久都不敢下地窖去取红苕。最奇特的是,安葬老人的时候,如果在坟山里挖到了蛇,那就恭喜你,那是一块宝地,真正的“龙穴”。老家人认为,蛇是小龙。

我老家的乡亲不伤害野物,但并不代表野物不伤害家禽。人们养的鸡,会不知不觉地消失。丢了鸡的人家,也不会骂街,智子疑邻地指桑骂槐。他们知道,肯定是被野物叼走了。大自然这个食物链,总是一环扣一环。失去野性的鸡,几乎没有任何自保的能力,它们被人类饲养,为人类提供蛋和美味的肉食,也只有依托人类的保护。老家有两个晒坝,平日里都是鸡觅食的天堂。晒坝晾晒的苞谷、高粱、小麦、谷子,总有些粗心的人不能清理干净,成为鸡觅食的欢乐场所。专心觅食的鸡心中只有食物,哪里想到危险的降临。那些躲在村庄周围的竹林树梢上的老鹰,便会像闪电般扑下来,两只鹰爪抓住一只鸡腾空而起。对鸡味的喜爱不止天上的

老鹰,还有地上的野猫子。野猫子是夜行动物,两只眼睛在夜里发出星星般的光芒。老家人的鸡圈都在屋外的犄角旮旯,是用几块木条或竹块简易搭成的,只要能关住鸡就行了。闻着鸡味而来的野猫子,轻易就可以把鸡叼走,睡得正香的农人们,被惊醒开门去察看时,鸡圈已空空如也。后来,有一位从朝鲜战场下来的志愿军叔叔,把在战场上与美军较量的机智,运用来抓偷鸡的野猫子。他将圈门做成活动门,只要有一丝响动,圈门就会自动关闭。有年秋天,早上已经有些冷了。志愿军叔叔用绳子套住一只野猫子,拴在院坝里供人观赏。此时的野猫子,一身光亮的黄色毛发,面对众人的围观,安若处子,既不嚎叫也不攻击。尽管不能确定之前丢失的鸡是否是这只野猫子做的案,但老家人不杀生的习惯,让这只野猫子重回山林。

老家的山林有两棵皂荚树,皂荚树一定是巨型树种,不然它不会长这么大,那树干,我们小孩要三四个人手牵手才抱得到。那树枝也很开阔,在树下形成一片巨大的浓荫。农人生活艰难,对事物讲究实用,没用的东西,在他们眼里,个钱不值。皂荚树虽然巨大,除了秋天里捡拾被风吹落的皂荚用来洗衣外,一无是处。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末,树上来了一群白鹤,它们站在高耸入云的皂荚树树梢上,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朵。那个时候,农村包产到户,大家生活好了,都说这白鹤是吉祥鸟,心里喜欢得不行。和包产到户一起到来的,是读书人的春天,一年一度的高考给我们这些读书人提供了“鲤鱼跃龙门”的机会。当村里有人金榜题名时,人们都会给这群白鹤记上一份功劳。

我是托了老家那群白鹤的福而跳出农门的人,我忘不了白鹤带给我的恩情。不管在哪里工作生活,我都对大自然怀有一份感恩的心。热爱山水,热爱万物,和谐共处,这种生存理念将伴随我的一生!

南风拂过窗前(外一首)

□郎英(四川)

枝条摇动
露出婆婆的影子
鸟语裹着清凉
涤荡万物
阳光落进空隙,筛着层层光阴
那一株草,受到心灵的照护
那一片叶,转动着法身
那一朵无名的小花
带着般若的智慧
凝视,遐想
拂过眼前的万象,一缕一缕
挂在唇边,同树一起呼吸
树叶在进行光合作用
肺亦吐纳尘埃

渐次,阳光在叶片上移动
风舞着金线缝补丛林
而飘落的清凉融进我的胸腔
仿佛听见,每一根脉络
都在沙沙作响

阳台上的牵牛花

柔弱藤蔓,偏生硬骨
以铁栏为梯,匍匐生长
我时常用爱恋的目光呵护着你
为你浇水理蔓
希望你同时搭建于

我体内的竹篱笆上
让令人枯萎的沮丧
也生长出吹奏号角的小喇叭
于清风和朝露中吐纳
每一个音节

今晨
走在殊途同归的花径上
向深处攀缘

你紫色的倔强
缠绕我的思绪
攀过曾经幽暗的隘口
绿叶翻飞,灵魂起舞
小喇叭吹响的音符
震颤每一寸荒芜
朝开暮零的人生
也灌满清亮的晨光